

黃克全《金門古典瘋狂史》作品自選一完整章節

銀腳鍊

坐四望五了，阿淨師身子骨卻還保有三十來歲婚後那幾年的模樣，方型臉，額寬嘴潤，任誰見了都會稱讚他很有福相，要說缺陷嘛，那雙微凸的牛眼就算吧？但阿月不嫌棄，反而說他臉上最好看的就屬這對牛眼。

牛憨厚嘛，她說。阿淨對先妻念念不忘不是沒來由的。但思念到底也像離枝枯葉，入土漸漸腐敗了。今早還沒有顧客，他來到門外，鎮外哪裏傳來鑼鼓聲，鑼聲一句句「哐！哐！哐！」越遠去也就越清亮。陽光下他眯起兩眼，理髮室外春寒猶帶三分，他縮了下脖子，不禁哆嗦打了個寒顫。

昨天和他的學徒耕雲接了筆大生意，到高砲連營區剪頭法，百來個阿兵哥，足足讓兩人忙得手痠腳麻。

怎麼不見耕雲影子？莫非他累得睡過頭了？阿淨回想自己作學徒時也遇見類似場面，隔天他手指虎口還隱隱作痛，客人上門時他差點不能持剪。隔年師傅無緣無故一睡不醒，他便接手了這間理髮店，一直到現在。

他的妻子阿月，在兩人婚後的第七年，死於一場傷寒，當時這種惡疾已經在島上絕跡，她成為本地最後一個被傷寒奪去性命的人。臨終斷氣時，她眉目拋露出某種驚人的端麗，幾乎讓阿淨快不相信眼前這人是自己妻子。

全島駐有十萬大軍，那是理髮行業的黃金年代，平日應接不暇的生意，逼得他把無妻日子的淒惶，像一頭獸，給圈起來，直到夜深人靜，有月亮的當晚，他才肯把那頭獸放出來。那頭獸不時把他的身子像團破布般撕扯。他先是恨月亮，再恨月暈，再恨無雲遮的天空。最後，他恨起了那頭獸。

喪妻後的這些年頭裏，他陸陸續續收了幾個徒弟。耕雲之前是阿乞，之前是——是個老學不會手藝、常把阿淨惹得一股無名火從腦門轟地沖出的侄子，有一次還差點拿剃刀給他來上那麼一劃，但使完性子隨即又向侄子賠不是。沒有學徒的日子，他告訴自己這樣也好，勞累多少減少了痛苦。

端午節島民習慣稱作五月節，那年五月節，他興起吃拭餅的念頭。

天還沒亮，他就上市場買菜，這才驚覺到原以為小小的吃食，竟要這麼多配料，賀年豆、蒜、高麗菜、筍、蚵、赤肉、豆腐干、紅蘿蔔、芥藍菜、韭菜等等。他在灶前刀剝鏟飛地忙了半個上午，才吃到第一捲拭餅，把那卷拭餅抓在掌心，剛送到嘴邊，他突然「哇」的一聲哭了出來。

他趕緊用拭餅堵住嘴，並為自己的失態感到羞愧。阿月此刻想是在某處角落瞅著他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總覺得阿月嘴角微微下撇，正在嘲笑他。

快到中午時，老主顧上門，是砲訓基地的同中校，下山到金沙電影院看電影，順便來光顧。他很健談，而且人也隨和。阿淨通常會在剪完頭，再特地為他掏掏

耳朵，按摩舒活筋骨。

今天他同樣不敢怠慢，細細整修著鬢角。忘了為什麼聊到那裏，周中校說了個故事，有個男人不過在訂了親的未婚妻唇上，鳥啄了般，親了一下，那未婚妻竟然剎時全身癱瘓，餘生只能躺臥床榻。阿淨師聽得失神，剃刀一偏，客人右耳冒出鮮血。

「啊——。」阿淨師一時還沒回過神來，慌了手腳。

周上校起身湊近鏡子。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。」他伸手拭去血珠，若無其事。

「有個美國黑奴在麥田裏割麥穗，不小心割傷自己的腳，你猜他怎麼說？」周上校笑著自問自答：「黑奴說不要緊，這是主人的腳。哈哈。」

阿淨師不勝驚異地盯著眼前這人，彷彿對方是個外星球來的。他很羨慕這人遇事能這樣自若。

但接下來他卻開始悶悶不樂，他心裏頭想對周中校說這次不收你錢，算是賠罪，但嘴裏就是不願說出口。他的身子陣陣忽冷忽熱，也察覺到他在為自己感到悲哀。

平日為客人洗頭，徒弟在，他會交給他，自己一旁督導，提醒該留意的小細節，有時候還伸手過去試水溫，他是一絲不苟的人，口碑就這樣一點一滴累積起來，但也正這樣嚴格，趕走了幾個徒弟。

同中校這類的官長和老主顧，阿淨師自然得自己來。洗完頭，再稍作修剪，掏耳，抓龍等整套服務，絲毫不敢怠慢。最後，他特地再奉上一支九三牌菸，兩人聊了開來。周中校問店裏生意怎麼樣？有幾個單位定時請他去剪髮之類的話題。

耕雲走了進來，阿淨師瞪了他一眼，周中校在場，他先不計較。臨時起意，他到廚房包了卷拭餅。

「啊，多謝，太太包的？」周中校邊吃邊稱讚。

阿淨師告訴他太太已經過世。

「噢噢！這樣？對不起。」

「不要緊。你來沒多久嘛。」

周中校叭叭抽著菸，若有所思，隔半響，他瞄了阿淨師一眼，說：「只要你記住她，她就不會死。」

掏出六塊錢，付了理髮費用，周中校走了。他句話像撞鐘，在阿淨師耳朵嗡嗡作響。只是阿淨師此刻萬萬沒料到，他日後水蛭般攀吸住石榴和玉鎖時，有一個體內的自己是嗤笑著的，痛恨當年周中校曾告訴他這句話。

但當時他的感覺欺騙了自己。理髮店是這棟護龍厝最近護龍門的第一間，送周中校出門，他身子倚在門邊，眺望著斜對面殘白伯那棟一落二樑頭，牆規樓上那盒仙人掌刺球。他的身子剎時從頭到腳，到處都是一個個小小的孔洞。風一吹過，細細低吟聲若有似無。

他先是盆刺球，再來是米篩，再來是海螺，再來是千顆萬粒的砂子，他成了

千變萬化的物體。當他再回到砂粒，身子千穿萬蝕的孔洞又給填實了。此刻他自以為重生了，千真萬確地，完全不受日後那個自己所影響，那個人天天覺得快要被什麼給淹過咽喉。

像溺水者當到一心只求呼吸求生，顧不得別的念頭，喪妻對他來說正猶如溺水，他必須找到一個求生之道。學得在為顧客剪髮時全神貫注的本事，憑著這本事，他把時間割成一段段，他就在這一段段的空隙呼吸著。

沒有客人上門，他照樣能想像椅子上頭有顆頭顱，他用虛空的各式各樣的理髮工具，在頭顱上比劃。就這樣，他熬過一年又一年，直到三十九歲那年的某個夜裏，得恩叔傳話，要他到家裏坐坐，等他踏入大門，这才發現廳堂上擺了桌宴席，客人是得恩叔印尼回來的堂兄得惠。

還有一個女人，石榴。

儘管每一個人身體五官基本上都是左右對稱的，可是並不會讓你在心裏強調出這種對稱感。眼前這人不同，阿淨師口鼻微微抽吸了口氣，這女人的臉上五官勻稱對齊到極致，反而給人一種反常的壓迫，脖子以下的身體，還有手趾不知道怎樣？他這樣忖想，從這一點出發，他的心思來到了令他不快的地方。他故意不去看對方。

得恩叔開口前，阿淨師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石榴，是他南洋恩人的侄女，這位恩人在印尼第二次排華事件中救過他的命，後來又支助他在印尼蘇島峇眼亞比埠開設咕哩間（舢板業）……。

眾人談話聲在阿淨師耳朵旁蒼蠅間飛來飛去，他不去看石榴，但整個人上上下下每寸肌膚、每個毛細孔都是眼睛，把她一個個裝進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眶裏。半個月後，他把對方給娶進了門。

石榴的屁股很大，兩眼也水汪汪的，怎麼看，都像是很能生養的女人，但直到第三年，她的肚子還不見任何踪影，阿淨師只好死了這條心。她又嬌生慣養，日頭沒照進護龍天井，她是不肯下床的，也不像阿月幫他燒為客人洗頭的熱水，偶而，後悔娶了這女人的念頭在腦海一閃而過。

夜深人靜時，幾次石榴如夢似幻講起南洋舊事，父母死於一九四八年印尼峇眼亞比種族排華運動，土著縱火燒了整排街道，石榴雙親的魚干鋪掩護許多鄉親避難，自己卻在最後逃出前被番刀砍死，同鄉的誰從隔壁也已經著火的雜貨鋪店家二樓窗口繞過來，救出了她。

「當時妳多大？」阿淨師問。

石榴沒有回答他，兀自揉麵般把往事捧在手裏揉來捏去的，眼神含笑，像是無限神往。後來阿淨師為她緩頰：她並非歡喜悲慘的往事，卻是為死者已安息、生者已擺脫不幸過去，感到欣慶的吧？

「得恩叔把我當作女兒，接到新加坡撫養。」

但石榴眼神始終不變的笑意，到底在阿淨師最深的心底埋下一根刺。他為自己這麼快娶了這個女人找到一個理由：石榴就是阿月的身體，藉著石榴哪一天不死，阿月也就不死。夜裏他摸石榴的手，不出聲地說，對啦，這是阿月的手。撫

摸胸，對啦，阿月的胸。摸到肚子，對啦，阿月的肚子。摸到腿，不錯，阿月的腿。只有精神會死，肉體不會。肉體只會在許多人身之間流轉。

阿淨師終有一天察覺到，自己的思路和枕邊人沒有並行。石榴一直在講南洋的事，歡喜地，使阿淨師漸漸不想忍受的是，她的話暗示了——用她那童稚無邪般的無知暗示了生存、生活不過是一場夢的遊戲。

「陳德輝對付手下的辦法，是先好好款待你，」石榴說的是日本人占領南洋前後時，橫行星馬和印尼蘇門答臘一帶的梟雄陳德輝：「先煮麵線請你吃，吃飽後再用繩子活活勒死，再裝進麻袋丟到海裏餵魚。哈哈！」

「一九四七年陳德輝手下浮金三兄弟，出海洗劫四角巴漁船，船上八人全被趕到船舷用機關槍掃射……。」

石榴講話的嗓音尖細，和她豐滿的體態很不相配。阿淨師握著她腳踝，這才察覺腳踝隱入腳掌的交接處，有塊茉莉花色的疤痕。

「從火場逃出時，被一根鐵片刺穿留下的。」她咯咯咯笑了：「八人中死了六人，只有魚亞暫和矮巨傷重僥倖不死。矮巨要魚亞暫趕緊煮鐵釘鏽，說是喝下可暫時保命，但他自己喝不到幾口就死了。」

輕撫腳踝那朵茉莉疤痕，阿淨心血來潮，把石榴另一隻左腳掌掰開，是隻半開閤的眼瞳。兩隻腳掌並排，一隻眼瞳盯著一朵茉莉花。石榴吃吃笑了起來。這個女人瘋了。他心想，用牙齒啃眼睛和茉莉花，啃眼睛對茉莉花的盯看。

石榴被他抓到有了姘夫，是在娶了她隔年八月半中秋。

午後，連趴在牆角的狗都熱得眼角淌出了油，石榴進到店裏，拿了痲子粉朝後頸撲了撲。店裏長板凳坐在等理髮的兩名客人目光都隨石榴身子轉呀轉。等店內無人，阿淨眼皮連連猛跳了幾下，他學貓步來到臥房，房門上了栓。

他敲門、叫門，最後抬腳踹門，房門才打開，他的妻子髮鬢散亂，細微、猩燥的熱氣一篷篷打在他臉上。不知怎麼，阿淨師的眼前一黑，景物將隱未隱的餘光裏，他依稀看見有個人影從石榴身旁閃過。等他的視線恢復正常，那人已不見踪影。

假如石榴打死不承認，他寧可裝聾作啞，當作沒這回事，但石榴沒幾天無緣無故地親口透露了口風，對方是營部的作戰官。阿淨師想不出怎麼對付他，只好把怨恨出在自己妻子身上。他用細繩綁住脫得精光的石榴，左腳繩子繫在床腳，防她跑掉。

他原本用的是反拿的掃把柄，幾秒鐘後，他的手改變主意轉向另一小截細繩。第一鞭落在半蹲跪床前紅磚地的石榴身上哪裏時，他覺得痛快，這女人罪有應得，第二鞭，哪裏，覺得恰如其所，第三鞭，她突然半轉過身子迎接，剎時，從左臉頰出現了道殷紅的鞭痕，他立刻氣自己的手不聽話。石榴吃吃笑了。阿淨喝令她閉上眼睛。

這女人瘋了，看著渾身鞭痕仍然吃吃笑著的石榴，阿淨飛快地想，是這張臉使她發瘋的，瘋的只有這張臉，既然只有這張臉瘋，那麼，只要不打臉，只管照著手腳胸乳等部位使勁地打就好了。

沒有必要在兩人之間隔著繩子，他摔掉細繩，拳頭直接落在豐滿的肉體。犯罪的和不朽的，居然會集合在同一的肉體裏。沉悶的聲響和疼痛——如實反彈回他手，他突然害怕起來，趕緊逃出門外。

往後石榴和作戰官的姦情並沒有了結，彷彿之前的鞭打已經把儀式一次給永久完成了。很奇怪，作戰官像是有雙千里眼，總是挑阿淨理髮店生意最忙的時候，從後門偷溜進來。阿淨師故意把電唱機聲亮轉高，即使音量再高，不知怎麼他還是可以聽見隔壁石榴尖細的叫聲。男人離開後，石榴的叫喚像是沾附在石灰牆面，牆面成了音箱，好一陣子，牆裏的叫聲才慢慢消退。

每次偷情後，石榴會親自下廚做一道蜜汁田鼠（田鼠從哪裏來？阿淨師從不過問）她兩腳張開坐在小板凳，挑高眉毛專心料理那隻田鼠，趁斷氣不久，軀體還沒僵硬前把內臟從牠嘴巴掏出。看著被水煮得乾乾淨淨的鼠身，四腳張開作歡呼狀的鼠身，阿淨的心先是一緊，再一寬。在這一寬裏，他認定某種死真乾淨，眼前這女人也是死過的，莫非她就是藉著自己的死，才使她來到一個乾淨的地方？難怪她偷人也沒有半點羞愧的表情，原來她才是真正清淨的，是他錯怪了她，此時在她內心並沒有羞不羞愧的念頭。

再怎麼冷的天氣，石榴都裸睡，她的身子蒸騰著紅紅的熱雲，夜裏招引了隻幻蛺蝶竄進臥房，在蚊帳外撲飛著。阿淨師就在那晚明白已經把阿月完全拋忘了。可是，面對石榴，他卻也不行了，視覺這個因素使他失去慾望。阻斷視覺的那面牆，這才反而能讓他興奮，幾次還達到高潮。

他試探耕雲，耕雲答應了他，隔著牆壁，儘管有一個他痛恨，另外一個他卻無法自拔。一面牆，阻隔著他的眼睛的牆，竟然如此神奇。漸漸地，他甚至能分辨出作戰官和耕雲交替時，石榴波紋盪開的尖叫聲有什麼不同？和耕雲較實，和作戰官較虛。和耕雲如大石入水，和作戰官如小石逐波。

再日久，阿淨師甚至可以無往不入把各種形色比附上去：和耕雲如紅眼弄蝶，和作戰官如玄珠帶蛺蝶；和耕雲如神色赤艷的珊瑚刺桐，和作戰官如淡紫的泡桐；和耕雲如狂亂湛雲，和作戰官如舒卷飛雲。此外，還有金環和玉帶，還有粗稜石和鵝卵石，還有馬和騾，還有象牙白和雪花白，還有瀕死的咕嚕和出竅的歎氣……。

起先耕雲像發情的公牛，那陣子在店裏手腳特別勤快，煮開水，掃地，對上門剪髮的客人噓寒問暖，臉上似笑非笑的。看在眼裏，阿淨師有點好氣又好笑，但他不動聲色，心想就算是你這小子應得的報償吧。不意半年沒到，耕雲立刻由盛而衰，他的神色透露著些許不安。阿淨師試著問出源由未果，安撫，也同樣無效。其實這些日子以來，阿淨師從牆面波紋的變化早就預料到了。

阿淨師允准了眼下這個無用男人的辭職，他一次辭掉兩個工作，使阿淨師不能不感到惋惜，而且，作戰官又回來了。

忘了是部隊調防，或由於耕雲取代了他，作戰官才自阿淨師的牆面上消失的。不管，反正他又回來了。阿淨師發覺自己先前對這對男女的忿恨不見了，取代的反而是期盼。他想來就覺得莫非自己也瘋了？隨即他說服了自己：他走了一

條曲折迂迴的路，或許他是為了滿足自己，接著也使石榴也得到了滿足，他用這法子把夫妻倆給綁在一起。

阿淨師其實始終沒正眼見過作戰官，起先是——後來他認為作戰官這人，不管正反，不過就是個，像是支鋤頭耙子、桌子椅子，或鍋碗瓢盆之類的東西。他只要扮好他的角色，盡責，守本分，自己就不會跟他計較。他的本分是什麼呢？無非就是滿足石榴，石榴滿足了，他也就滿足了。阿淨師用近乎悲傷的歡欣的想，用近乎歡欣的恐怖的想，用近乎什麼也沒想的空洞，想著自己走的這種曲折得離奇的路。

他們兩人組成的聯盟，他自覺可以安穩一段日子，除非作戰官哪天再移防。只是沒隔多久，情況發生了一點小小變化。

猛烈刮起九降風的夜晚，阿淨師睡得很深，反複來到一處遭人推落古井的夢，在最後一個夢裏，他反倒推人下井。他俯身井口，發現井底仰頭的自己也在看他，兩人四目相接的剎那間，他在夢裏醒來，在夢裏反複問自己誰是誰？等他真正從夢中驚醒時他頭上挨了記悶棍，從那一刻起，他的眼睛讓位給手腳和耳朵。

嘴只剩下吞嚥吃食，發出簡單的咿咿噢噢聲，奇怪的是講不出半句話來。那種失落不是身體功能性的喪失，卻是像是失去了語言的記憶。但是他錯了，他被下的藥物使他喪失了某部份自覺判斷。他用手摸索周遭：四四方方的，大小只容他一個人伸手腳。黑暗使他的聽覺剎時靈敏起來，接下來他卻不由開始害怕了，他的手指和身體每一寸肌膚都感受不到這四方型的東西是什麼？摸、敲打、推搡、撞碰，泥土？木頭？塑膠？鐵質？都像，也都不像「我在哪裏？這是什麼地方？石榴！耕雲！喂——。」除了最後一句近乎無意義的喊喚，其他的字句都發生在他身體內，頂多來到胸坎，來到喉嚨而已。後來他感覺到所有話語都像千萬隻鱸鰻爭出水面地亂竄，他的皮膚就是那水面。

眼瞳並沒有給用什麼東西蒙住，但他就是看不見，唯一見到的是沒有深廣度的黑暗，還有無數想是沒瞎以前的記憶殘留。他耳朵聽覺很快代替了眼睛，他用耳朵看見作戰官推開虛掩的房門，外貼門扇的「如意」兩字一閃，用手肘撐著上半身的石榴斜乜著來人。阿淨師對眼前這一幕近乎讚賞地歎了口氣，他感歎的是這三角關係，由無數條繁複的線，或竟是最簡單的一根線，纏繞或牽連著，就算是變態也是正常了，就算是偶然生成的也是必然規律的了。為什麼有石榴這女人呢？又為什麼有我呢？光是我們兩人其中的一個，就足夠鋪陳奇景了，作戰官不過是一塊磚，相信就算沒有這塊磚，我們兩人，不，就算只有我單獨活在這世上，我也會設法鋪陳別的景致。到最後，鋪陳最重要，鋪陳的人可以替代——我在說什麼？阿淨師被一股浪濤般的巨大的輪轉輾壓過，但他同時就是那輪轉。他的聽覺的看見太靈敏，銀腳鍊黑暗中如水晶般盈盈透亮著。

石榴抬高右腳，銀腳鍊鈴鐺發出細碎聲如蟋蟀鳴唱，腳便和銀腳鍊聲結合了，和作戰官漸漸狂亂鈍重如秤錘結合了，和失去時間刻度的黑暗結合了，甚至，也和阿淨師不知在哪裏的，用耳朵奇異的觀看結合了。先前不知身在何處的驚慌驚恐，這時被莫名的安心取代。

但好奇還是難免，阿淨師猜想自己是身在閣樓，那裏有個又厚又重的黑檀木箱子，猜想自己被砌進了牆壁，最後他猜，猜自己是埋在床鋪正下方地底。他更納悶的是，耕雲在理髮店裏見不著他，難道不會問石榴？

他失去了時間感，只能猜大約是在五、六天後，警察進到了屋裏，石榴一旁陪同。

「怎麼這麼多天才來報案？」

警察面朝石榴問，但石榴不答。警察苦著張臉，從問話語氣就聽得出來。

「閣樓上找過了嗎？」

登登登上了樓，掀門厚木箱。阿淨師期盼這一掀發現了個人。不知怎麼，箱內溢出五爪金驚草藥味。「叩」地一聲味道隱失。原來我不在那裏，阿淨師有點失望。

從那天起，房裏不時又有腳步入門，村里幹事，副村長，憲兵、調查員……。有一回，作戰官還摻雜在幾個荷槍實彈的防區官兵中。他一來，阿淨師胸口響起銀腳鍊鈴音，串成一串曲子，阿淨師半歡喜地想，作戰官就是石榴，光憑一串銀腳鍊鈴聲，竟能這麼便利這麼奇妙作栓結。

三角聯盟關係歇了一陣子又繼續，石榴邊舉腳搖幌出銀腳鍊曲子，邊又講起怎麼烹煮蜜汁鼠這道料理。

老鼠的肉比兔子嫩、緊，而且身軀小，嘴裏的肉香剛回味就吃完了；先刷一層玫瑰油，再來橄欖油，蜜汁最後塗上……。石榴在喘息聲和銀腳鍊鈴鐺聲的伴奏裏叨叨敘說。起先作戰官因某種反差興奮起來，像火車引擎加速地蹣衝、蹣衝。老鼠眼睛別丟掉，那是最香甜多汁的部位，「卜」的一聲，蹣衝、蹣衝，你咬下一隻眼睛另外一隻還看著你——。

「別講了，別講了。」作戰官突然像個女人拔尖叫起來：「別再講了。」

石榴吃吃笑著，作戰官掐著她脖子，止不住她的笑聲，打了她一巴掌，褲子沒穿好就往外衝，從此阿淨再沒有再見過他，確切地說是沒有用聽覺再見過他。

下半夜，醒過來的石榴斜靠床頭，月光清冷地灑在她上半身，她來回撫摩肩膀、手臂，像是在用月光搓洗身子。

「你也睡醒了？」石榴拔下支髮簪，朝地下一扔。

「我睡醒了？我沒睡過。」阿淨師回答，但他的話出不了口。他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了，原來是被藏在床鋪下面的地底，他只記得大概第一天曾經喝碗什麼湯，以後就再也沒有吃喝過什麼了，奇怪的是他沒吃也沒拉屎尿。這到底怎麼回事？還是他吃喝拉撒什麼都有，只是失去了記憶？在黑暗中，時間和感官意識都倒錯了。阿淨師心想，連耳朵都可以變成眼睛，還有什麼不可能的事？那麼，連石榴的問話也可能出自他的幻覺了？

石榴的下一個男人是村子裡的天生。天生娶的阿蓮麻臉，又大天生十歲。他會來到石榴床上阿淨師並不詫異，多少有點詫異的是石榴再也不提料理蜜汁老鼠，也不玩銀腳鍊的鈴鐺（她拔掉扔在床底），這次她在火車的蹣衝裡用腳趾在床板打節拍。

沒想到十根腳趾會在床板發出那麼大的聲響。起先，咯、咯、咯，既單調又平板。就在阿淨師懷疑時，咯咯聲有了異樣。

眨不到幾眼功夫，阿淨師心領神會，陣陣咯咯聲猶如電報密碼，阿淨師細細聆聽，原來，敲打放送的是石榴的南洋往事。

——幫我綁蝴蝶結的是阿爸，不是阿娘。我牽著他的手，隨他到九八行（土產出入口商號）蝴蝶在我頭頂拍著翅膀。九八行裡的夥計稱呼我是中國公主。

——我最喜歡去的其實是我叫青雲伯開的火鋸廠。他那間火鋸廠門口大池塘有無鱗的白魚。我一伸手，魚就會來啃我手指。我的手被咬，只覺得癢癢的，阿爸被咬，手指沒什麼，臉卻紅起來了。

——他一害羞臉就紅得像紅柿子。這麼容易害羞，很難相信他會把一個個女子帶進自己房間。起先他趁著我阿娘不在。直到那次，阿娘入門撞見。阿爸跪下來，求阿娘原諒。求阿娘原諒？不是，是哀求阿娘讓他繼續和這個女人來往。但不久他就換了另外一個女人。

——不管阿娘答不答應，他床上的女人一個換過一個。忘了那天為什麼自己會在那裡？聽到腳步聲，我趕緊躲進床鋪下面的洞裡。那個洞是為躲土番挖的，掀開鑲薄磚的窄木板，鑽進去，大小頂多只能躲兩人。阿爸和女人的喘息聲像隔著張紙般傳入我耳朵，還有他們的體臭，兩人身上的熱氣，一蓬蓬的……。

——阿爸邊玩弄女人那雙大腳，邊吸吮著榴槤，把籽子一粒粒吐到地板。不久，在女人豬和貓輪流的叫聲，陣陣急驟的落雨般的聲響夾在其中。

——同樣是那個女人在床上的第三、四次吧？無端無故的，我聽懂了阿爸腳趾敲打床板的話語。驚人的是，他所講的事情經過怎麼像是在講我？只是把躲在床下洞窟的人換成是他自己，床上男女換成是我祖父和別的女人而已。一道分不清什麼顏色的光穿過眉心，我的身子忽冷忽熱，忘了接下來阿爸還有講些什麼的話。

一道光同樣穿過阿淨師眉心，當他剎那間明白同樣的一道光穿透哪幾個人，同樣穿透什麼樣的人時，歡喜和驚恐幾乎不分先後浪湧般堵住他胸口，使他在黑暗中再度昏了過去。

昏厥之前，一串巨大的吃吃聲濤吼般升起。